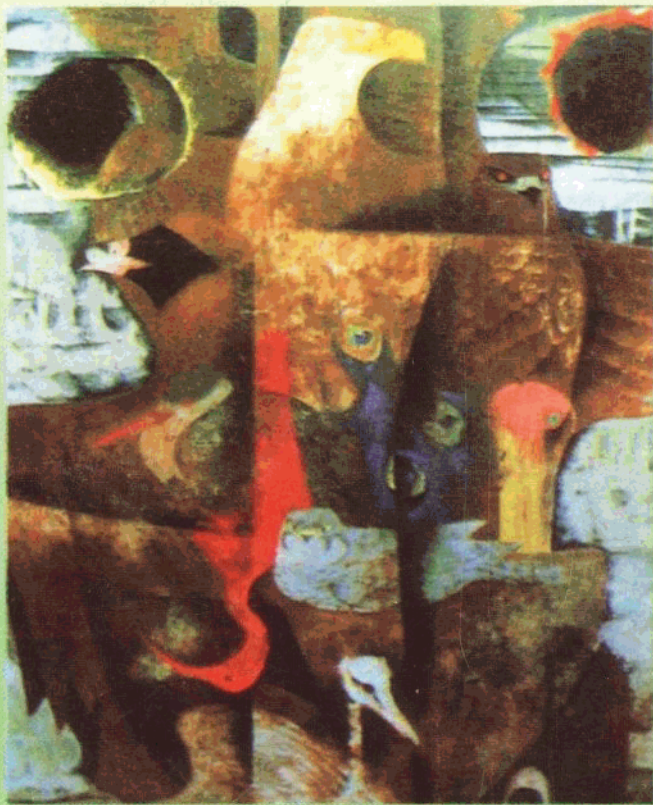


辽宁青年作家书系

徐光荣主编



# 永世情简

李景林 著

## 出版前言

长期以来,本社就注重培养作者工作。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我们出版的。现在,我们更把扶植和培养本地作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。80年代,本社出版了“辽宁文学十年丛书”,总结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新老作家们的创作实绩和累累硕果。可以说,这套书具有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的意义和价值。近些年来,在文艺出版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,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省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立足本省、面向全国的宗旨,千方百计为本省作者出书,使一些新著得以面世,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;一方面为社会奉献了精神财富,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作者自身的素养。从1990年以来,我们出版了省散文学会、省作家协会、沈阳市文联组织编辑的本地作家的作品,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,受到读者的欢迎,特别是激发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。

“辽宁青年作家书系”是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。书系中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,但是他们那种面对现实,叙写人生,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,这是很令人欣慰和鼓舞的。他们尚需提高,这是自不待言的。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各方的支持,把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做得更扎实、更深入、更具实效,使更多文学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,推动辽宁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,使辽宁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。

## 目 录

### 1 出版前言

### 辑一·啼血天歌

#### 3 逃离或追随

#### 8 倾听与默守

#### 13 大意也是天意

#### 18 独对沧桑

#### 23 坟远坟近

### 辑二·凄美之恋

#### 29 品一杯小酒

#### 32 梦醒时分

- 34 | 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 
38 | 都在远方  
40 | 换季  
42 | 出访爱情  
44 | 假如是你读了陌生人的爱情  
46 | 小镇上的女孩  
48 | 怅然依旧  
50 | 小英子

### 辑三 · 如缕心香

- 55 | 拣地  
57 | 今夜,没有月光  
59 | 逃离妻子  
62 | 把一杆精神的瘦旗  
65 | 夜吻  
69 | 品味哭声  
71 | 最后的笑颜  
74 | 不仅仅是怀念  
77 | 一些朋友  
79 | 票房子  
82 | 望月  
85 | 与“小人”相伴

## 辑四 · 永世情简

89 | 激情的自白

92 | 末日与遗言

## 辑五 · 橄榄青青

97 | 橄榄的本色

99 | 珍视脆弱

101 | 学会浪漫

103 | 放弃冷漠

## 辑六 · 坐看云起

107 | 都市里的野生植物

111 | 月之语

113 | 仅有的高贵

116 | 登临与拜谒

119 | 等待

122 | 诉说的声音

124 | 聆听沉寂

126 | 走出影院

128 | 逃离歌声

130 | 不妨放弃

132 | 留有泪意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134 | 酒醉自己  |
| 136 | 家有电话  |
| 138 | 沉思的断章 |

## 辑七·临风绽放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43 | 土地的孩子     |
| 146 | 不老的乞儿     |
| 150 | 水红的女人     |
| 153 | 可信的歌音(代跋) |

## 附录·六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附录一  | 101 |
| 附录二  | 101 |
| 附录三  | 101 |
| 附录四  | 101 |
| 附录五  | 101 |
| 附录六  | 101 |
| 附录七  | 101 |
| 附录八  | 101 |
| 附录九  | 101 |
| 附录十  | 101 |
| 附录十一 | 101 |
| 附录十二 | 101 |
| 附录十三 | 101 |
| 附录十四 | 101 |
| 附录十五 | 101 |
| 附录十六 | 101 |
| 附录十七 | 101 |
| 附录十八 | 101 |
| 附录十九 | 101 |
| 附录二十 | 101 |

# 啼血天歌

死，可能就变成了一种亲切的事物

抑或是冥冥世界的一张笑脸

一种来自生命终端的召唤

一种响自天国的歌音



## 逃 离 或 追 随

——“关于父亲的悼念”之一

爸爸死了。爸爸在很早以前就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死了。今天，母亲还在。我总想趁母亲还在的时候多打听一些关于爸爸的事情。

穿过山海关，穿过秦皇岛、天津，穿过夜的长廊，列车直逼山东，我的心陡然提了起来。这在晨曦中渐渐放亮的齐鲁大地，就是我常常在表格“籍贯”栏里填下的那方亲切和生疏么？这脚下向前滚滚延伸的，就是半个多世纪前，爷爷带着爸爸闯关东时掠过的那两道铁轨么？这车窗外一群群落地又飞起的，可曾是爸爸当年打量过的黑亮的乌鸦？这时我穿越时空，这时我仿佛又听妈妈在讲：爷爷一生不偷不抢，只爱耍钱，又在最穷的山东，一大家子就只好靠地瓜干地瓜叶子糊口了。爷爷听说关东好混，听说逃难可以乘不花钱的“免票车”，就在民国的某一年，带着年仅13岁的爸爸举家闯关东了。刚一下火车，来到沈阳大官屯，爷爷就对爸爸说：

“小二，你就在街口等着，哪也别去，等我们给你要饭吃去。”天渐渐黑了，风渐渐大了，却迟迟不见爷爷、奶奶们的人影，爸爸慌了，爸爸跑去找爷爷了，爸爸一跑就丢了，爸爸一丢就是三年。三年里，爷爷不止一次伤心地对奶奶说：“我看小二是没指望了，我们还是回关里吧。”“要走，你们走吧，我一个人留在城里要饭也要找到我的小二！”说这话时，奶奶已再也流不出眼泪。三年里奶奶逢人便打听，有卦就算，曾经几次奶奶和爸爸几乎是脚前脚后地错过了。这时，奶奶不知道爸爸已被一好心姓梅的大户人家收留了，白吃白干白住。直到今天，只要我听说哪个孩子13岁，我就格外注意打量，看有没有爸爸当年那样可怜，那样傻：寒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人家说小二，这水桶梁是甜的，不信你舔舔？爸爸一舔，水桶梁上就蹭地蹿出一股热气，撕下一层皮肉，晶亮的井台就留下一滴滴鲜血，而混着血水的一声紧似一声的哭喊却在风雪中找不到妈妈的回应。直到后来，那个姓梅的好心人想出一个主意，给爸爸山东老家去封信，山东老家又给这边的爷爷来封信，爷爷才知道他的小二还活着，离得还很近。

儿子找回来了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了，日子更难混了，爷爷死了，奶奶领着大爷、大娘要回山东。临走时奶奶对爸爸说：“小二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，百年之后，小石头（我爸的侄子）还能给你燎上几张纸。”奶奶所以这样说，是看那时我家只有我现在的两个姐姐。

爷爷死了，奶奶走了，以后的日子一不顺心，爸爸就吵着要回山东，但每一次都被妈妈阻止了。前几天，就在我陪妈妈唠嗑时，妈妈还这样对我说：“和你爸过这一辈子，什么大事也没依过他，只有那次……”而恰恰就这一次导致了一

场灾难，改变了我家所有人的一生。

那是到了1962年俗称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时候，偌大的沈阳城已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叶子，似乎人们的脸都变成青绿色的了。那时加我老小，我们已是姐弟六人。妈妈怕爸爸一个人撑不住，每天早上都尽可能给爸爸多带些饼子。可妈妈总是纳闷：爸爸为什么会越吃越瘦，最后连腿都浮肿了？后来是好心的邻居告诉妈妈，爸爸每天早上走了，约摸妈妈也上班走了就又折回来，把饭盒里所有的饼子又都分给了我们。中午，爸爸自己不是到哪划拉点树叶子，就是喝碗酱油汤什么的。即使这样，也还是填不饱二哥的肚子，二哥总是对爸爸说：“把明早的份今晚一起分给我吃了吧，让我一顿吃个饱，明早我就不吃了。”一听这话，爸爸就喘口粗气，脑袋耷拉长长的，走出去躲了。这时，市里正刮起一股还乡风，叫有亲的投亲，没亲的靠友。口号是响应党的号召，支援农村建设，疏散城市人口，减轻城市压力。当时是大会小会地开，会上会下地讲：你们先去，等困难期过去了，单位再派人把你们接回来。爸爸经受不住再三动员，爸爸在单位偷偷报了名，但妈妈死活不依。单位的领导来，街道主任来，派出所的来，三五成群天天呆在家里不走，妈妈招架不住就说：“要走让老头子带三个小的走，我带三个大的留下。”看大势已定，做为校团支部书记的二姐也在学校报了名。大黑板上名单一公布，一下子上来那么多男男女女的同学到家里看二姐。当着同学的面，二姐牙咬得紧紧的，一个眼泪瓣也没掉。同学一走，二姐就倒躺在炕梢偷偷掉泪。妈妈见了愣是冲到学校，把姐姐的名单给划掉了。

昨晚，快要睡的时候我还问妈妈：“那咱们到底是哪天

走的？”妈妈触电般颤栗了一下：“6月8号呗，那天我能记它一辈子！”从妈妈那里我知道，那天早上，破东烂西，装上一个卡车，爸爸、妈妈就带着二哥、三哥和我走了。把大姐、二姐、大哥留下了，留给了刚刚上班年仅20岁的大姐，留给了好心的邻居。那一天，这头卡车一进山区，二哥就在车上哭：“这都是大山，哪都看不出去，我不去了，我要回去呀，妈妈，你带我回去找姐姐……”那头，妈妈一走，二姐、大哥就扯着大姐的衣襟哭：“我们也不在这呆了，我们找妈妈去，我要找妈妈……”就从那天起，年轻的大姐一下子变成了母亲。那一年大哥才13岁，和爸爸当年随爷爷一起闯关东时一样大小。

那天，等到傍晚，卡车终于开到抚顺新宾县上夹河乡一个叫河西的村子。下了车，看一口仅有的大缸已经颠得碎了，二哥头疼得就跟炸了似的，嗓子却再也哭不出声来。我已奄奄一息，浑身软软的，被放在炕沿上，缓着，或者叫等着一点点地死去。那年我才两岁。

眼看一下子就要失去两口人，爸爸哭了，是蒙了？是后悔了，还是想明天就把手指深深扎进土里？至今，我也想象不到，体会不出。我只知道，最初爷爷就是为了活命，为了讨口饭吃，带着一家老小闯关东。哪想没有几年，自己就先倒下了，扔下奶奶带着半家老小又折回关里。而爸爸跟爷爷一样，也是为了活命，将我们半家老小从城市带到农村。哪想，没有几年，爸爸也像爷爷一样地先倒下了。因此，至今我也无法猜度，在爸爸的一生，在爸爸的内心，是否真的就对城市有一种犹疑，是否真的就对泥土有一种崇拜和迷信？假如爸爸生就生在城市，最初就没接受一方泥土的气息又会怎



## 倾听与默守

### ——“关于父亲的悼念”之二

没有一句辩解，没有一声反抗，面对儿子的咒语，爸爸就那样瞑目倾听，就那样寡然默守。死亡的气息荡漾。往日不堪回首。

那是俗称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后期——1962年6月8日，我两岁就和两个哥哥随爸爸、妈妈从沈阳逃饥来到了辽东的一个小村。哪想到了秋天，粮食就能够从四面八方运进沈城。三年的苦日子，仅剩四个月就没能挺住，四个月后就否定了那场迁徙，那次选择，这是爸爸来到农村后接受的第一个打击。

不是为了观光，爸爸妈妈一下子从城市来到农村；不是为了体验，爸爸妈妈一下子由工人变成农民。爸爸带着妈妈日出而耕，日落不息，恨不得把汗水和眼泪都变成饱胀的种子，种在自己分得的那半亩田地里，结出红亮亮的高粱穗子，熬成红稠稠的粥。那时常常是爸爸妈妈最后一个走出地

头，伴着初升的白月，走向一缕缕淡蓝的炊烟。走着的时候，爸爸还常对妈妈说：“干庄稼活虽然累点，但总能从土里刨出食来，宁可我一个人累点，也要把这几个孩子养得胖胖的，我有的是力气。”夜里，我们哥仨儿肩挨肩睡了，爸爸就不停地欣赏，把我们的小脑瓜逐个儿摸个遍，不停地说：“看我这三头小牦牛！”嗅着我们头发或额头上渗透的土粒的气息，那一刻，爸爸的内心是充盈的。但是爸爸想不到这里的人却不都像这土地一样厚道。那一次，村里磨米坊丢了两袋子高粱，村里头头脑脑的人都来了，像审问一样，问我们家的高粱为什么和丢的高粱是一样的品种？有人甚至用200度的灯泡烤爸爸的脸，看爸爸的脸变不变红？当时，在那些人眼里，我家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日子最穷，孩子最小，人丁最弱。直到有一年，爸爸在一次打猪草时饿得不行，就真的顺手在道边的玉米地里掰了三穗青苞米生嚼了，被看青的看见了，报告了大队，大队当晚就要给爸爸挂牌子游街。那个年月，这种做法既很随便，又很流行。眼看要把贫农出身的爸爸同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一样地捆了，二哥急了，二哥疯牛一般冲上去，把写好的牌子当众就给砸了。那一刻，就在牌子断裂的脆响中，似乎全村的人都懂了：老李家不再是从前了，老李家的孩子长起来了。

当然，平时邻里之间，亲朋之间，上上下下的，更多的是靠妈妈从中斡旋。对于贫穷和屈辱，好像从没见爸爸拿出过什么好招来应付。因此，在我们看来，爸爸从来到农村一直到死，始终活得很窝囊，好像从没想到要对谁发过什么脾气。其实，今天我才明白，爸爸不是没有郁闷和愤恨，爸爸不是没有过抗争，只是爸爸的抗争太趋于内向，太富有自虐的

色彩了。就像那一次铲地，晴天暴日的，爸爸和人一样一人一垄，爸爸却不能和人一样地铲得既快又好。几根垄铲下来，爸爸本来就已力不所支，变得磕磕绊绊的，偏偏又铲出来一大块石头，差点垫飞了手中的锄头。爸爸恼怒了，变得忍无可忍：我不能怪罪任何人，还不能拿一块石头撒气么？爸爸猛地抓起那块石头，从地中间走到老远的地头，把那块石头狠命砸了，砸得稀碎。别人见了，就笑着说：这老李头，真不愧是山东人，真倔！

日子很苦，日子很瘦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就像河边的青草和艾蒿一天天地长高，我们哥几个跟着一天天地长大。到了16岁那年，二哥说啥也不念书了，说啥也要下地干活，帮爸爸妈妈养家糊口。16岁，二哥的肩膀一头担着童趣，一头担着沉重。几个月下来，二哥就在一次割完豆子回来，摊着两手掌的血口子对爸爸大声地喊：“都怪你，放着好好的城市不呆，偏要来农村找罪遭……”爸爸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也就在那一瞬，爸爸一下子在儿子愤怒的视线里衰老了，仿佛连同一种最后的支撑一起坍塌在儿子的咒语里。从此，爸爸再也没有挺起腰来，再也没能干多少的力气活，整天坐在炕头，背靠一根柱子，闭着眼，听二哥不断的责怪和埋怨，爸爸一言不发。那时三哥和我放了学，吃了饭，只管疯跑。几年过去，二哥不再埋怨，二哥累了。轮到三哥毕业下地干活了，三哥跟二哥一样，隔三差五就把爸爸数落一顿。爸爸跟从前一样，还是背靠那根柱子，还只是闭着眼倾听，还是一言不发。这样，三哥又吵闹了几年，三哥也累了，不再说什么了，爸爸自然就更老了。

爸爸老了，爸爸把我们哥仨带到农村没几年，自己就先

倒下了，爸爸老得很快。二哥倒是接上茬了，二哥干一年，到秋分成的时候，有时不仅一分钱没挣到手，倒欠了不少队里的粮钱。这期间，当年留在沈阳的两个姐姐和大哥总能在换季的时候寄些钱来，总能在年节带回些面粉和糖果。其实，城里的两个姐姐知道，乡下弟弟们的日子是无底洞，是搭不起的。其实，农村的两个哥哥知道，因为爸爸的过错，他们一生都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其实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生在城市，二哥、三哥始终也不能接纳那块土地，尽管那块土地已接纳了他们。就是因为沈阳还有亲人，二哥、三哥一天也没有彻底断了对城市的念想。二哥直到40岁了，收到我们信时还常常在夜晚背着自己的儿子，一个人偷偷溜出村外，钻进河边的柳树趟子里去哭。那阒寂无比的黑夜，那黑夜里的大河，那伴着河水而去的声声被压抑的低泣，那低泣中声声对不公命运的声讨和悲叹：二哥，我再也找不出更有力的字眼了，但我懂你的心，二哥！我还懂为什么三哥直到有两个儿子了，还不想踏踏实实地在那块土地上耕作，还总是耍钱，喝酒，那是三哥在以此亵渎自己，以此惩罚九泉之下的爸爸呀！

不管我们是否乐意，历史常常表现出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，生活常常在有意无意中扔给我们一些无情的嘲弄。今天，近20年的光阴过去了，经城里几个姐妹的介绍，二哥也像当年爷爷带爸爸闯关东时一样，也像当年爸爸带我们逃饥下乡一样，携儿子来沈阳为人打工。三哥卖了房子举家来到沈阳做了小买卖。这时再谈起爸爸，他们依然是冷漠。想来也是，都是一奶同胞亲骨肉，我们几个在城里挣工资，花现钱，二哥、三哥当小贩，打短工，就是因为爸爸30多年